

“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大小建筑基本符合《营造法式》的要求，今人甚至能据此把它们复原出来。”刘涪宇介绍。《营造法式》为北宋官方制定的建筑规范书，由此可见张择端的界画水平。正是凭着过硬的画功，他考入了翰林图画院，即大名鼎鼎的“宣和画院”。

宣和画院由宋徽宗创设，集中了最顶尖的画家、书法家和艺术家，包括他自己。彼时社会安定、商贸繁盛，优越的生活让画家全身心创作，形成了以富贵典雅著称的“宣和体”。

有人却透过盛世窥见隐忧，“他就是张择端。”余辉说，读四书五经长大的张择端具备忧患意识，众人皆醉，唯独他意识到了繁华底下的危机。证据就是画面中诸多的“不和谐因素”。余辉也注意到那艘陷入“撞桥困境”的船——它处于视觉正中心，必是有意安排。

曹星原更大胆，将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诞生年代前推至宋神宗时期。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，高太后强烈反对，朝臣分裂、矛盾丛生。那艘快撞上虹桥的船，就象征着令人不安的局势；站在船舱上指挥抢险的老妇人，原型很可能是老太后。

至此画意毕现：张择端是号召朝野上下，值此危难关头应放下争斗，风雨同舟，共渡难关。而授意他作画的人，应当属于高太后系统。

## 永恒的魅力

### 生活面貌，超大规模城市，影响深远

“对这幅画的解读历来都有，真迹现身后就更多了。”刘涪宇本人钻研五年，2014年6月推出《历代〈清明上河图〉——城市与建筑》。不久前他举行座谈会，余辉和曹星原作为嘉宾出席。余辉婉转地表示，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张择端画给宋徽宗的，意在提醒皇帝：大宋王朝暗流涌动，切勿被表面的繁荣迷惑。可惜宋徽宗并未醒悟，转眼就送给了外戚向氏。



清明上河图局部

尽管在作画的年代和目的上有分歧，但两人有一点是相近的。他们都同意，随着岁月流逝，后人的误读越积越深。久而久之，国家兴旺发达、百姓安居乐业被当作主题。仇英款本、清院本等皆遵循此思路，只不过把汴京换成了苏州。

刘涪宇则着重考察《清明上河图》所展现的城市空间形态和市井生活面貌。历史学界素有“唐宋变革说”，认为唐宋之交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。而《清明上河图》首创于北宋年间，很可能隐藏着相关密码。

例如，画面中热闹的街市就值得玩味。唐代实行里坊制，城市按区域划分，网格化管理。坊的面积略等于今日小区，宽约500米。刘涪宇估算这是徒步的适当距离，“超过会感觉太长”。坊外设墙，坊口设门，入夜关闭，购物要去专门的市场。唐中叶管理松动，沿街开店衙门眼开眼闭。及至北宋已司空见惯，这才有了《清明上河图》里成片的街边小店。

北宋还放宽了宵禁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汴京夜市要开到三更（23点），次日凌晨即重开，风雨无阻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有店家门口挂灯笼，明显是为夜间营业准备的。

凡此种种，使汴京成为当时的“超大规模城市”。它人口逾百万，店铺达6400多家，漕运兴盛、商贸穿梭、市井繁茂，放眼12世纪的世界堪称无与伦比。它也为中国城市的基本形态注入了新因素——沿街开店、流动摊贩、喧嚣夜市……今天依然常见。

另一方面，后人对于《清明上河图》连绵不绝的临摹和仿制，也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各自时代的城市风貌、生活样态。

这或许就是这幅画的魅力所在。历代都有人在琢磨它，自真迹重现，更是掀起了研究热潮。海内外学者倾注心力，不放过任何细节。普通人中学时代就认识了它，后来又反复强调，作为民族文化瑰宝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就这样烙印到脑海中。■

“石渠宝笈特展”其余展品



隋 展子虔 游春图卷局部



宋 赵昌 写生蛱蝶图卷局部

## 对话 Dialogue

**Q=生活周刊**

**A=刘涪宇**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，著有《历代〈清明上河图〉——城市与建筑》

**Q:自问世以来，能见到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人很少，但为什么它在民间那么有影响力？**

**A:**其实最初对这幅画感兴趣的主要是士大夫，当时的文化精英，因为普通人没机会看到嘛。它真正深入人心，是在“苏州片”仿本出现并流传以后。那苏州片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呢？明代中期以后江南越来越富庶，出现了很多暴发户，由于《清明上河图》被认为描绘了商业繁荣、安居乐业的场景，受到他们喜爱。我认为，苏州片是为这类人定制的。

**Q:苏州片和真迹最大区别是什么？**

**A:**通行的说法是苏州片参照了仇英款本，但我怀疑画师连临摹本都没见过，他只读过流传下来的《清明上河图》跋文。就是说，画师是先读了文字描述，然后参考自己的城市生活经验——主要是苏州——进行再创作。

**Q:嘉庆年间真迹就进了宫，为什么都没鉴定？连它带走的溥仪都不知道。**

**A:**所以说苏州片影响之深啊，连清宫中一流的书画鉴定师都没看出来！这就是当时的认知水平。其实鉴定真正发展是在印刷品普及以后，专家学者能看到各个版本，可以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。应该说鉴定水平一直是在上升的。

**Q:《清明上河图》是一幅很有故事的画，这也是民间对它感兴趣原因吧？**

**A:**它有传奇性。据说宋徽宗用瘦金体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上题签，不过真迹上没找到他的“双龙小印”，无法确定。明代中期，内阁首辅李东阳两次在画上题跋，传播了它的名气。据说嘉靖年间这幅画由兵部侍郎王忬收藏，但被奸相严嵩夺走，活活气死。王忬的儿子就是王世贞，写《金瓶梅》泄愤。当然这些都是传言，并不真实，但传言才吸引眼球嘛（笑）。

**Q:都说这幅画描绘的是北宋开封，不过故宫博物院的余辉先生指出，画面中的建筑布局和汴京的复原图并不相似，这是怎么理解？**

**A:**我同意余辉先生的说法。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曾提出，汴京易攻难守，所以城西有很多驻兵，最多的时候士兵占汴京人口40%。这在图中并没有反映。结合相关文献、考古资料和现今遗存分析，我认为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确实以汴京为蓝本，但并不局限于此。它实际上代表了北宋城市的一种普遍风貌。

**Q:余辉和曹星原分析张择端此画另有深意，与当时的社会气氛有直接关系，你认为呢？**

**A:**他们的分析都很有道理。曹先生根据画风判断这幅画是宋神宗时期的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余辉先生对张择端生平的考察，可以说穷尽了所有可能。最重要的是，那艘发生险情的船确实在画面正中心，很难说画家没有点想法。不过因为材料太少了，推论都是基于弱证据上的，所以无法定论。他们还需要找到一两条强证据，不过这很难。

**Q:就是说对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解读会是无穷无尽的？**

**A:**对，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解读，其实不止余辉和曹星原，海内外试图破解清明上河图之谜的人一直很多。因为从这幅画里确实能得到很多信息。我建议去读读黄仁宇的《汴京残梦》，黄先生用历史小说的形式解读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进而探讨北宋王朝的危机，十分有趣。